

秧歌劇選集

秧歌劇選集

(二)

周而復
蘇一平 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序

這集子裡所收的都是以士兵生活或軍民關係為題材的短劇。關於這方面的作品，以聯政宣傳隊的創作最多，而為兵工作的經驗，也以他們為最豐富。這個集子由我來編，來很不恰當，序由我來寫自然也不適宜。但現在在張家口最適宜於做這個工作的吳雪同志因為特別忙，無論如何不肯擔任這件事。這個集子却又非編不可，我只好拉着他讓他出主意，由我來擔任編寫的工作。因此，這個集子的編出來，缺點是很多的。首先這裏所選的幾個短劇雖然也都是在戰士和一般觀眾中間有定評的作品，但是因為手邊材料很不完全，特別有幾個寫出較晚的如「張得勝燒炭」，「兵快關係」，「好同志有錯就改」等反映問題比較更深刻，在部隊中起教育作用比較更大的作品沒有選進來，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再就是這篇序，我是聽了吳雪同志敘述對於聯政為兵工作的經驗之後提出意見和他討論，初稿寫出之後，請他提意見補充修改的。吳雪同志空時間不多，我向他討教的機會也不充分，現在由於急於付印，只好留留然提筆來寫。雖然是逼不得已，但總感

到心裡不安，好在爲兵的秧歌運動現在也還沒有作出結論來，這裡只作爲我個人的一例認識，也希望讀者當作一種聊勝於無的介紹來看。錯誤的地方希望一定要給提意見。

陝甘寧邊區部隊裡的群眾戲劇活動，歷史很長，有名的「活報」就是老紅軍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但秧歌的興起却稍後於「爲農」的。這個原因在什麼地方呢？這是由於知識份子的作者認爲士兵生活簡單機械，色彩不豐富，寫不出生動的東西來。覺得寫農民的生活是比較容易，因爲有男有女，生活的形態也比較自由，而寫連隊生活則無非是上操，打仗，吃飯，睡覺，都是集體的，衣服也都是一律的灰色，又沒有女的。在戲劇中沒有女的總覺得難以想像。但這時候大家都已學習過毛澤東同志的「文藝座談會講話」了，爲兵服務的熱情都很高。在這個困難之前，開始第一步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覺得部隊本身的生活雖然平板，但是軍民關係是可以寫的，有戲劇性的。因爲這一方面的生活中是可以出現老百姓的角色的。這樣就產生了幾個作品，而且博得了羣衆的好評，建立起來創作士兵生活爲題材的東西的信心。但是連隊生活是否真正平板無趣，沒有戲劇性的呢？這一點並沒有徹底解決。但從此以後，開了接觸士兵生活的端，寫作的人下了連隊，和戰士交了朋友，漸漸發現這一方面的生活原來也是豐富生動並不像從外表那樣看去的灰白，平板和機械。這樣子就開始了正面的，描寫戰士生活，創作出來像「劉順清」這樣的成功作品。不過，由於對於戰士生活一天天熟悉一天天了解得更深刻些之後，也就感到即使「劉順清」這樣的作品，也還是比較不够深入，於是又繼續創作了「徐海水」等，更深入一步連隊生活中的作品，在演出的效果上，對於部隊的教育意義也比較更深入了一步。到了今天，在部隊中的文化工作者可以說基本上已經沒有懷疑士兵生活的豐富生動，人家都不願意離開連隊，因爲願意繼續不斷地發掘「兵」的靈魂的寶藏，更深入地表現他們。

對於爲兵秧歌也還有另一方面的問題，即陝北秧歌的形式不能表

現部隊生活。問題是這樣提出來的：民歌小調太抒情，其中很少雄壯的東西。而八路軍的士兵生活，是剛健，猛勇，活潑的，民歌實在無法表現。再就是秧歌的舞姿，多半出於男女調情，那些非調情的部分也仍只是老百姓的動作的節奏化，對於士兵生活的紀律性，和許多戰爭動作，也為過去農民所沒有的，也無法表現。即令說士兵日常生活的動作罷，究竟因為久經戰陣和平日的操練，一舉一動也就有了影響，與一個普通老百姓不同。因為發生了這些具體的問題，於是提出來說，表現部隊生活的戲採用歌舞的形式，在廣場上演出很好的，但不能用秧歌的那一套。而且為了開展廣泛的連隊文化活動，免得戰士們混淆不清，所以也不用「秧歌」這名字。況且，反映部隊生活也不能完全局限於「劇」的形式，有時採用活報的形式，反而來得更為便捷，而活報本是八路軍部隊的老傳統，對於士兵也是喜聞樂見的。這樣一種形式，在部隊中就叫出一個「廣場歌舞活報劇」的名字。因為這個名字長一點，一般習慣也仍籠統地稱之為秧歌。

但是，如何能使這種為兵的秧歌在音樂上，舞蹈上又能反映部隊生活的精神，又不是自天而降，能為士兵們所喜聞樂見呢？這個工作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說起來當然很長的，祇能談一點非常原則的東西。比方音樂方面，把原有的民歌加以改作，使已剛健化，使之具有進行曲風，這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從士兵生活出發來創作全新的曲子，就更不容易；而在舞的方面，從士兵生活中把他們的動作提高至節奏化的程度，也真是談何容易。這一方面也還得去研究舊的民歌小調，舊的秧歌舞技術，更重要的一方面，還是得摸熟士兵的生活，動作語言上的節奏，我們在部隊中的文藝工作者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去學習，往前進。他們得出了初步的成功，他們創作出來適於反映士兵生活又為士兵們所喜愛歌曲。在舞蹈方面，也有許多創獲。他們認為士兵生活中間的動作可以充分節奏化起來成為很好的舞，在士兵生活中除了許多戰鬥動作具有特殊壯美活潑的姿態和節奏可以舞蹈化之外，即是士兵日常生活中的動作，也因其生活和一般社會生活不同而自

有其特殊的節奏和色彩，可以舞蹈化起來而充分具備士兵生活的特點。這樣子就從實踐中駁斥了有些人認為士兵生活簡單，動作死板不能舞蹈化的說法，而給予工作同志以充分信心，認為反映部隊的秧歌劇是有發展前途的。

關於如何寫，即寫具體的人和事件呢還是寫那從許多實際材料中間歸納出來，再加以組織的故事呢？這個問題本是秧歌劇中間一般性的問題。所以產生這個問題，乃是由於作者們幾乎全部對於所有寫的工農兵對象不熟悉，只能夠了解一件具體的事情就寫一件；而且常常對於具體事情的許多細節，由於社會知識太少，掌握不住問題的本質，而認不清它，過於看重了它，有時過於看輕了它，總之是歪曲了它。所以立刻要談集中，概括，重新組織故事等等是很困難的。而工農兵看秧歌往往是要求真實的，往往要知這件事發生在什麼地方。事件的真實性，在其體的教育意義和效果上是更大的。可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在部隊秧歌運動裏特別成了重要的問題呢？這祇是因為部隊是一個組織性特別強的集體，對於秧歌演出的反映可以通過一定的組織很快地收集到，而往往是寫實人實事的作品收效最要烈。因此作為部隊教育的一種手段，就提出了「宣傳典型」的方法：即把一個連隊中某戰國英雄或勞動英雄的事蹟作為活的榜樣編成秧歌劇來向廣大部隊的戰士進行教育。這種教育的方法收效是很大的，部隊中負責的同志們都說，戰士看了秧歌，比上好幾次課所收的效果還要大，這種描寫典型的秧歌在發生這故事的本部隊上演的時候，可以引起戰士們光榮的感覺，而更加努力；在別的部隊上演的時候，也引起他們不甘落後的競爭心。

這種寫實人實事的描寫中間，存在了一些什麼問題呢？那就是如何把散漫的實在故事結構起來的問題。這對於劇作者對待實際的態度是一個嚴格的鍛鍊。不耐心的作者往往容易粗枝大葉，不去一點一滴的找材料，只是用了一套傳統的編劇技術空想地結構起來；看起來很有戲劇性，結果却往往很糟，戰士們看了認為不是這麼一回事；如果英

雖本人在場看戲，就一定會表示不滿。這一點證明什麼呢？證明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去向生活學習，光有「技術」決不能解決問題。也許，忠實於一件具體發生的事情的細節描寫，看起來是很笨的，但作為觀眾的戰士們也並不是要求秧歌作者和演員們忠實於事件的每一個表面的細節，他們也仍舊是要求你把這個實在的人，這件實在的事，中間的精神和實質給表現出來。所以即使是寫具體的某人某事，也還得作一番概括和洗鍊的工夫。這種工夫是只有在仔細調查了許多瑣碎事情，並拿它們加以研究之後，這才能够分辨出來什麼是必要的，什麼是不必要，才能够概括得起來。認真地思考起來，我們也就了然於這樣寫實人實事，對於我們，實際上比創作一個人物一個故事是容易多了。因為這是第一課，而那是第二課，第三課。而好高騖遠是沒有理的，弄巧反拙的。今天我們的秧歌作者多少都有這樣的認識，而為兵作者感覺得更具體。

這裏所收的這幾個秧歌稿本都是寫的實人實事，有的在故事上稍加渲染，有的幾乎是很嚴格的忠實於實際事實。當然，這都是開始接觸戰士生活的作品，但無疑地這些作品中間所反映出來的這個開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遵照這條道路走下去，我們不必要擔心我們這些作品的永久性。誰能斷定說偉大作品不會從這裏漸漸產生出來呢？

臘月十三日

目 錄

序

張 庚

牛永貴負傷

黨校秧歌隊 一周而復，蘇一平

說明

張 庚

張 治 國

聯政宣傳隊集體創作

劉 順 清

聯政宣傳隊作曲翟強編劇

徐 海 水

聯政宣傳隊作曲翟強編劇

打 石 門 塢

一二〇師獨一旅戰力劇社集體創作

說明

胡 零

牛永貴負傷

周而復，蘇一平

說 明

牛永貴負傷，是一九四四年春節黨校秧歌隊演出的作品。那年春節，延安的專業劇團通通下了鄉，而機關秧歌隊特別活躍，產生了不少作品。但絕大多數是以老百姓生產為題材。祇有少數是寫戰時和士兵生活的，這「牛永貴負傷」即是其中之一個，而且是成功的一個。這作品本身雖不是部隊劇社所寫所演，但是為兵的秧歌的開始。曲子雖多用舊的鞦韆調，但也開始有改編的了。（張庚）

人物： 本 文

牛永貴：晉察冀×分區二團一營三連一班的戰士。

趙守義：河北滿城縣的農民，年約五十餘歲。

黑鐵他媽：其妻。

老李：三連偵查員。

老王：三連二班班長。

戰士數人。

敵軍軍曹。

敵軍甲。

敵軍乙。

偽軍。

第 一 場

時：一九四〇年初冬，拂曉以前。

地：晉察冀邊區所屬滿城縣（敵佔區），城裏竹柳巷附近。

〔（牛永貴上。他是在這一次襲擊滿城縣的時候，在偽縣政府前掛了花的英勇戰鬥員，由於當時情況急迫，他右腿上受傷，未能跟隨隊伍一同前進。現在手持大槍，忍受右腿上的痛楚，焦急的在追尋隊伍。以大槍做爲手杖，很吃力地走上一邊唱：）

牛：（唱）（山茶花）

（一）戰鬥中，掛了花，昏沉沉，倒地下，眼看着同志們，個個衝鋒前進，右腿上傷口重，我不能跟上。

〔（二）黑夜裏，北風起，望東方，天快亮，一陣陣，傷口痛，城外槍聲又起，找不見隊伍心中好焦急！

白：我，牛永貴，三連的戰士，今天夜裏，跟隨陳連長和咱們連上的弟兄，打下了滿城縣，咱們一班擔任突擊，一直衝進了偽縣政府，就在那當口，他媽的，我就掛了花，掉了隊，（忽然想起傷口，以左手按傷口，做痛苦狀，倒在地下。）怎麼的，翻不攆事哪，走不動哪。唉喲，好渴呀，有口水喝就好了。（抬頭一看，見不遠有一家人家，大喜）哦，再走兩步，就到那家門口了，我進去要點水喝。（下。）

〔（趙守義上，唱：）（勾調）

〔（一）一整夜，槍聲響，辟拍不停，八路軍打死了（那）

蓋子名。

（二）提起了，蓋子名，我心惱恨，抓去了，我小子，逼他當兵。

（三）他不顧，當偽軍，關在牢裏，活活地，打得他，一命歸陰。

白：我趙守義，河北滿城人，身邊有兩個小子，前年秋上，大小子叫漢奸蓋子名抓去了，逼他當偽軍，大小子有骨氣，不願替日本人做事，叫漢奸蓋子名活活打死了。就在那時候，我把二小子黑鐵，送到邊區去，參加八路軍，要不，留在家裏，還要叫鬼子抓去的。昨日個夜裏，八路軍攻下了府城，把漢奸蓋子名給殺了，總算替我們大小子報了仇。（對裏面高聲叫）

黑鐵他媽，黑鐵他媽！

（黑鐵他媽上，唱：）

（勾調）

八路軍，處處是，爲咱百姓，報了仇，雪了恨，我心高興。

趙：（趙守義簡弱）你以後不要再哭哭啼啼的了，八路軍替咱們報了仇哪。

黑：（黑鐵他媽簡弱）：（點頭）總算報了仇哪。這都是八路軍的恩德。……提起大小子，我就忍不住要流淚（哭啼拭淚）

趙：快去做早飯吃吧，

（牛永貴上。）

牛：（牛永貴簡弱）：噢，到了那家門口了，我進去要點水喝，打聽打聽隊伍的消息。

（牛永貴慢慢走到門口，抬起手來敲門。）

趙：外面有人叩門，不知是誰，我去開門看看

黑：不要是鬼子來了？

（趙向黑示意，令其避退。趙去開門，作迎接日軍狀，低頭一看，見牛永貴，發現帶一個臂章，知是八路軍的受傷戰士，驚

喜萬狀，他彎下腰，扶着牛永貴，低聲叫喚！)

趙：(驚訝地)八路同志！(對黑鐵他媽，喜悅地，)是八路同志！
(他們二人出來，把牛永貴拉進門去。)

牛：(被扶起，漸清醒，一看是陌生人，大吃一驚。)你，你們是誰？

趙：我是老百姓。

黑：是自己人。

牛：我渴得很。

黑：你進來，給你燒點水喝。(下，去燒水。)

趙：八路同志，你怎麼沒走？八路軍都拉出城去了，就剩下你一個人？

牛：怎麼，八路軍都拉出城去了，真的嗎？

趙：可不是，八路軍就打我們門前過，從西門拉出城去了，你不知道嗎？

牛：我不知道。

趙：怪不得，早一會，八路隊伍在咱們胡同口集合，報了一個人，
找了半天，沒找到，後來跟鬼子在城外打起來了，就走哪！

牛：啊，隊伍都拉走哪？(唱：)

(勾調)

一聽見，老鄉說，隊伍撤退，急忙忙拿起槍，趕緊來追。

趙唱：鬼子兵，正搜查，捉到就殺，好同志，你趕快，藏到我家。

牛唱：我犧牲，不要緊，槍要保存。

趙唱：人和槍。我保險，請你放心。

白：八路同志，你走不得，現在正是四門閉緊。鬼子在搜查八路軍理，你往那兒走？

牛：(一楞，失望地，但旋即打定了主意，勇敢地)我還是要走。
(舉槍)我有這個傢伙，不怕他，打死一個驍卒，打死兩個賊

一個。(堅決地要走。)

趙：你怎麼也不能走，八路同志。這樣，你不是自己去送死！（黑鐵他媽上）

黑：同志，可不能走，水燒好哪，黑鐵他爹，把他攙進去。

趙：哦，你拿把掃帚，到外邊把血跡打掃乾淨。

(黑鐵他媽下，取掃帚去。)

牛：嗯，老鄉，咱們當兵的，不能離開隊伍的，我還是要走。

趙：難道你怕我害了你嗎？

(黑鐵他媽，持掃帚上，到門外打掃血跡。)

牛：不是的。這樣好了，你借給我一件衣服，把槍藏在你這兒，讓我找隊伍去。

趙：不要這樣，鬼子來了，我保護你，有我們就有你。

(效果：敵人漸近聲音。)

黑：鬼子來了，鬼子來了，快進去！

牛：(把子彈推上膛，欲和鬼子拚命。)

趙：(止之)使不得，使不得，快進去，快進去，沒說的。

(三人下。)

第 二 場

時：緊接上一場。

地：原地附近。

偽軍：狼狽不堪，扭秧歌舞上。]

偽軍：(快板)

昨夜皇軍在夢中，猛聽喊一聲，胡里胡塗被驚醒，慌裏慌張，尋不着衣領，找不見褲子，撈不着鞋子，摸不着槍柄，戰戰兢兢不知道啥事情，陰事情。他們正在慌亂中，八路軍已經衝進

城，我一登事不好，我提著褲子向外跑，跑了沒有幾步遠，迎面來了兩個八路軍，噼里拍拉槍聲響，差一點我的腦袋穿了一個大窟窿，幸虧天黑沒有被打倒，我迷迷糊糊朦朧朧爬過了牆，東倒西歪，逃出了這滿城。城內皇軍五十個，只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零零落落，缺胳膊少腿出城逃了生，還有咱們偽軍四十名，一見了八路軍，大家心裏真高興，舉起了槍，三十九個投降了八路軍。我爲了逃命，只顧跑，公路上汽車嗚嗚叫，原來是保定城裏派來援兵。上了汽車再回滿城道，增援的皇軍五百個，團團圍住了這座城，皇軍以爲八路軍還一次活不成，誰知道打進城，撲個空，撲個空，八路軍是神兵，來是無影去是無踪（軍曹上）。

（敵軍甲上）

曹：（敵軍曹簡稱）（焦急無奈何地）你找到八路軍沒有？

甲：（敵軍甲簡稱）沒有。

偽：半個也沒有看見。

曹：再找。

（三人做尋找狀。敵軍甲，走到一灘血跡上，差點被滑倒了。）

甲：報告，這地上有灘血，還沒有乾！

曹：（仔細審視，跟血跡向前看去，）怎麼，奇怪，進了巷裏，血跡就沒有了。這地方離縣政府很遠，怎麼有血跡？這一帶一定藏著受傷的八路軍。這一次皇軍吃敗仗，都是因爲老百姓通八路。現在挨家挨戶搜查，搜到一個八路軍，準叫他全家老少，殺的一個也不留。

（三人下。）

第三場

時：同日上午。

地：趙守義家。

（黑鐵他媽，扭慢速度的秧歌舞上。）

黑唱：（十里堆）一清早，朦朧亮，留下八路軍，流血過多，傷勢真不輕，我拿些香灰塗在傷口上。八路軍真英勇，爲百姓，那個百姓不領情。我家沒有好吃的，只有那一隻正下蛋的老母雞，我捉住牠，殺掉牠，殺掉牠，慰勞咱們的八路軍。

（喚雞，把雞捉到手裏。）

白：我可把你捉住哪。（用手撫摸雞）我呵，只剩下這一隻老母雞哪。那日本鬼子來，我都把你藏起來了，你呀，真命大，這次爲了八路軍，我可要把你殺哪。（拾起地上的菜刀，做殺雞狀。）

（效果：敵人走近的聲音。她扔下雞和菜刀，開門出去看。敵人走近聲音更高。急進，關門。）

（對裏面）黑鐵他爹，黑鐵他爹！

趙：（扭快速度秧歌舞上，驚問）你雞毛蒜皮扎扎哄哄的幹什麼？八路同志剛睡覺。

黑：鬼子來了。正在隔壁搜查，要把他搜出來怎麼辦？

趙：啊，鬼子來了，咱們把他藏在什麼地方？

黑：這，我可就沒有法了。

趙：（沉思），我說把他藏在地印子裏。

黑：對啦，就藏在地印子裏，上面多蓋些草。打個馬虎眼，就蓋過去。

趙：（對裏面）八路同志，八路同志！

(牛永貴改了便裝，仍拿着那條步槍，血已不流，傷口給包紮好。痛楚漸減，精神很好，沉着地上。)

(勾調)

趙唱：眼看着，鬼子兵，要在我家，叫同志，你趕快，藏到地窖。

牛唱：叫老鄉，莫着急，不要害怕，我出去，免得要，連累你家。

黑唱：鬼子兵，人衆多，陰險毒辣，你帶傷，衝出去，定遭他殺。

牛唱：日本兵，人雖多，我有槍不怕，我不能，爲自己，害你家。

趙唱：八路軍，老百姓，就是一家，聽我說，你趕快，藏到地下。

(效果：敵人快到來的聲音。)

黑：唉喲！鬼子來了，快下去，快下去！

牛：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趙：快點！呵，你等一等（對他耳語）……你再上來啊。

(牛下地印子)

趙：（對地印子）喂，同志，一直往裏走，走到盡頭，就在東拐彎，就是那個小洞。（他和其妻把地印子口用板石和石頭蓋上，上面又堆上一大堆穀草。)

(敵軍曹敵兵甲僞軍上)

曹：到這一家還是要打的！

僞：剛才把那一家人伙子，打得站不起來，不是也沒有八路軍嗎？

(示手中血淋淋的打人的木棍子，棍子打得快斷了。)

曹：（看了看）不管有沒有八路軍，都是要打。老百姓不打是不肯說的。給我們叫！

甲：（對僞軍）叫門！

僞：（踢門）。

趙：（對裏）鬼子來了你可少說話！

黑：（點頭）

趙：誰？

甲：快開門！

(趙開門。)

曹：(在門外，警惕地)小心八路！
(敵軍曹敵兵甲偽軍注視門內，入。)

曹：搜！

甲：哈伊。

(甲偽到各處搜查，下。)

曹：(以手槍對趙)你把八路軍藏在什麼地方？

趙：找什麼？太君，八路軍，這裏沒有。

曹：呃！(甲偽又上)

甲：阿力馬生！

偽：沒找到。

趙：太君，你要鷄嗎？

曹：我不要鷄。(對黑鐵地爐)你的說話？

黑：(不語)

趙：(揮上來)八路軍不是叫皇軍殺光了嗎？

曹：胡說，駐紮在城裏的皇軍叫八路軍殺——殺光了——(沒說下去，怕傷了皇軍的威風。)八路軍逃走哪，有人報告你家窩藏八路軍，快說，不說，就打死你！

趙：太君，那次來空着手回去，要鷄就是鷄，要錢就是錢。這次您要八路軍，我可沒有法子，我又不能變一個八路軍給您，太君您到別家去搜查吧。

曹：你藏着八路軍不說，你想混過皇軍嗎？你不說，馬上就打你！

趙：你打死我還是沒有八路。

偽：老鄉快說吧，不說，就要吃虧了。

(日軍曹過去抓着趙守義的領子。)

曹：你說不說？

趙：(不答)